

方廣錫教授訪館鑑定館藏敦煌卷子紀要

阮靜玲 國家圖書館特藏組助理編輯

國家圖書館典藏 1795 年以前之善本古籍約有 12,921 部，計 135,477 冊，包括敦煌寫卷，宋元明清各代的刻本和寫本，以及朝鮮、日本等國家的刻本和寫本，為研究中華歷史文化的寶藏。其中又以 20 世紀初在甘肅敦煌石窟中所發現，俗稱「敦煌卷子」，為了解中國中古時期社會生活與治佛教史者無價之寶。館藏敦煌卷子共計 144 種，大部分購自李盛鐸舊藏，也有一部分為民國 35 至 37 年間在北平與上海等地購得，除 3 卷道經、3 卷西藏文佛經外，餘皆為漢文佛經（其中有一葉為唐人捺印之佛像）。諸卷中，卷尾有題記者，凡 26 卷之多，其中具年代者 6 卷，鈐有原藏寺院藏經印者 3 卷，用武后新字者 2 卷。雖數量無多，但精品不少。如中唐楊仙鶴居士用韻語敷陳「金剛經」的「報恩金剛經文十二段」等，堪稱並世無雙之孤本者，約不下 10 卷。

國家圖書館考量文物保存條件不易維持，故對敦煌卷子採取限制閱覽，僅潘重規教授曾對該批資料進行研究，並於民國 56 年發表〈國立中央圖書館所藏敦煌卷子題記〉一文，李清志於 72 年出版《國立中央圖書館所藏敦煌卷子校讀札記》（著錄為 151 卷子）；在出版內容方面，石門書局，曾在民國 65 年影印出版《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敦煌卷子》（根據潘教授著錄計 144 號）。除此之外，學界甚少利用館藏敦煌資料進行全面性的研究，造成部分學者對於國圖所藏經卷亦有持真偽難辨之說法。

為使國際重新認識館藏敦煌寫卷之價值，同時培訓館員運用文獻，99 年 11 月，藉著上海師範大

學哲學系方廣錫教授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之邀來臺進行敦煌寫經研究，透過中研院史語所劉淑芬研究員聯繫，邀請方教授自 11 月 11 日起至本館進行館藏敦煌卷子鑑定研究，並由特藏組阮靜玲助理編輯同步進行全面盤點，增加敦煌寫經研究與學習經驗。方廣錫教授曾被國內敦煌學專家鄭阿財教授喻為現今世界討論「敦煌學研究第一人」，不僅熟悉南亞研究，佛學掌握程度高，曾經擔任北京國家圖書館特藏副主任，北圖萬卷敦煌寫卷如數家珍，而且曾赴英國參與修復、編目敦煌寫卷，然後又參與日本敦煌寫卷之勘定，為國際重要學者。更難得的是，先生對於國際間相關鑑定、研究及編目之推動無私無我。

國家圖書館為臺灣敦煌卷子收藏數量最多之單位，此次方教授來館協助進行鑑定之前，已根據《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敦煌卷子》進行包括紙數、行數、字數等紀錄，內容部分則透由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BETA）的《大正新脩大藏經》電子佛



方教授正在進行本館館藏鑑定工作。



方廣錫教授於演講結束後，與現場貴賓合影。前排左起：中研院史語所劉淑芬教授、成功大學中文系王三慶教授、方教授、鄭阿財教授、中央大學歷史所汪榮祖教授及夫人。

典，將卷首及卷尾文字進行對照，因此可以在有限時間內對館藏敦煌卷子進行全面的研究。首先依外形紀錄修裱狀況，接著根據紙張、字體、風格判斷寫本年代，由於方教授研究過北京國家圖書館、英國國家圖書館等所藏之敦煌卷子，已檢視過數萬卷卷子，可在極短時間鑑定出紙張材質及年代。館藏卷子皆為卷軸裝，進行測量以一紙為一測量基準，每紙皆加以記錄，最後再進行加總。測量與字數計算時也對內容加以檢視，包括是否有首題、尾題、塗改、倒移（倒乙）、行間校加、題記、印章、避諱、附加物、軸與軸頭、水漬、黴爛、護首、托尾等。方教授是以石門書局出版《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敦煌卷子》的 144 號卷子為基礎，其中有一號數件，經過鑑定採取一件一號原則及增加書號 08822，另外修復時揭下的裱補紙也各計為一號，故共編出 204 號，較之多 60 號。館藏敦煌卷子與

善本古籍是混合編號，因此敦煌卷子不是連貫性編號，無法立即反映出館藏狀況，未來將進一步研究建立館藏敦煌卷子系列編號之可行性。

為與學界分享近年來對國際間敦煌文獻典藏與此次研究結果，方廣錫教授於 12 月 3 日進行演講，講題為「敦煌遺書的前世與今生：談敦煌遺書的收藏、鑑定與修護」，並邀請南華大學文學系鄭阿財教授主持。方教授演講主題包括敦煌遺書的發現、敦煌遺書的流散與收藏、初見於敦煌遺書中的幾種書籍裝幀型態、敦煌遺書的鑑定與修護等。最後也確認館藏敦煌卷子雖僅 204 號，但主要是購自蒐藏家，無偽造之卷子，保存狀況也相當良好，最早的是 5 世紀上半東晉時期寫本 08755 大般涅槃經，另外 5-6 世紀南北朝至 9-10 世紀歸義軍時期各時期寫本皆有蒐藏，其中以 7-8 世紀唐的數量最多，其次依序為吐蕃統治時期、歸義軍時期、南北朝及隋各時期寫本。

方教授於 12 月結束臺灣訪問行程後，已將來館訪問之成果整理編纂為國家圖書館「館藏敦煌遺書條記目錄（初稿）」，未來將與本館討論繼續增補初稿內容，特別是館藏與其他單位敦煌卷子的關係、館藏敦煌卷子的總體價值等等。而本館也將參考建議，勘訂館藏目錄，使其內容更為正確完整，並持續向方教授請益聯繫，規劃敦煌卷子出版、書志撰寫等種種工作。